

「吴士余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边缘阅读

罗曼·罗兰可谓是一生博览群书。他对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的作品情有独钟，娴熟于心，并融汇思想家帕斯吉尔、宗教史学家勒南、古希腊唯物论哲学家昂佩多克莱斯以及印度圣雄甘地的经典著述也颇有研究。罗兰广博的学识以及对社会敏锐的洞察力，使其作品总有一种震撼力量。早期的戏剧作品《信仰悲剧》三部曲以深刻反映法国大革命中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心灵历程而引起文坛关注。二十世纪初陆续发表的《米开朗琪罗传》、《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则以散文家的激情、文采，史学家的博识睿智与艺术家的审美素养开创了法国史传记文学的河先。罗兰的博学和成就，得益于他一生遵循的理念：阅读经典。从古代或当代的经典著作中，发现作家有价值的东西，竭力汲取他们的思想和力量。罗兰撰写的《大量读书札记》（见上海三联版《罗曼·罗兰读书随笔》）便是他孜孜不倦地求索的思想记录。罗兰善于在反复接读经典中攫取知识。读书随笔《四论莎士比亚》记录了多次阅读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体验和心得。青少年时代罗兰初读莎士比亚名作《第十二夜》、《暴风雨》、《辛白林》，只是让剧情牵引着朦胧的感受，

九歌文丛

边缘阅读

吴士余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缘阅读/吴士余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10

(九歌文丛)

ISBN 7-5617-2482-9

I. 边... II. 吴...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7653 号

九歌文丛

边缘阅读

撰 著 吴士余

责任编辑 刘 凌

封面设计 卢晓红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http: // www. ecnupress. com. 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8.75

字 数 243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1 年 12 月第一次

印 数 2100

书 号 ISBN 7-5617-2482-9 / I · 250

定 价 13.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录

偶读走笔

- 3 / 阅读经典
- 7 / 成败英雄论
- 10 / 探春理家小识
- 14 / 解读金庸
- 18 / 诠释人生悖论
- 23 / 不要忘记灵魂的饥饿
- 28 / 跨语际的实践
- 34 / 向腐败作战
- 38 / 世界政治的理论构架
- 41 / 触摸历史
- 43 / 现代意味的学术自述
- 46 / 文化人的人格
- 54 / 禅宗与诗学文化同构
- 58 / 从“和氏璧”谈起
- 61 / 风俗:综合文化的载体
- 63 / 人的第二皮肤
- 65 / 《奥斯卡金像奖小说丛书》序
- 67 / 都市漫画的时尚
- 《都市漫画》发刊词
- 69 / 智慧:文化精神的永恒

——漫画《中国人的智慧》序

71 / 历史与现代的交汇

——《上海地铁风景线》序

73 / 连环画百年追问

——《中国经典画本》序

77 / 张扬学术

——《三联评论》策划人语

80 / 文化的对话

——《视点》丛刊策划人语

世象杂谈

85 / 另一种眼光

87 / 说偏见

89 / 说“面子”

92 / 说惑

95 / 说“存异”

99 / 与电视牵手

101 / 艺术的沟通

103 / 拍卖“生涯”

105 / 忧患话语

107 / 微软的创意

110 / 营造团队

112 / 追随智慧

114 / 期待

116 / “归化”的无奈

118 / 逆水文人

121 / 心理关怀

123 / 沉重的话题

128 / 常销书谈

- 132 / 呼唤“小人书”
134 / 欢迎画册型杂志
136 / 斥王氏版本说
138 / 士为知己者死
140 / 弹词·女排·文学
142 / “红杏出墙”别议
144 / 阿信的忧虑
146 / 拆“墙”
148 / 做一点学问
149 / 作家·编辑·编辑官
151 / 童年的梦
154 / “儿童不宜”之异见
157 / 谨防假冒
159 / 做人与演戏
161 / 力戒清谈
164 / 期待“东方效应”
166 / 名人广告
168 / 炒明星
171 / 广告的品格
174 / 城市色彩的稳态与流变
177 / 从橱窗艺术谈城市美
179 / 街巷谈美
181 / 住宅造型的旋律
184 / 出版定位的思考

文学笔记

- 189 / 确立自主性的审美意识
——谈谈外国影视片的观赏

- 193 / 观众的文化心理与银幕形象的文化显示
——外国影视片热的文化透视
- 202 / 审美需要互补
——小说《普里泽的名誉》及其同名电影的鉴赏
- 206 / 读《葛巾》
- 208 / 浅说毛泽东文艺批评观
——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214 / 小说笔记
- 231 / 寻求人生
- 233 / 小题细作
- 235 / 品味生活
- 237 / 生命的永恒
- 239 / 野草精神

旅外札记

- 243 / 一个访苏学者的日记
- 252 / 汉城书展
- 255 / 汉城走马观花
- 260 / 韩国记行
- 267 / 大洋彼岸的女性
- 270 / 后 记

偶
读
走
笔





阅 读 经 典

罗曼·罗兰可谓是一生博览群书。他对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的作品情有独钟，娴熟于心；对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宗教史学家勒南，古希腊唯物论哲学家昂佩多克莱斯，以及印度圣雄甘地的经典著述也颇有研究。罗兰广博的学识以及对社会敏锐的洞察力，使其作品总有一种震撼力量。早期的戏剧作品《信仰悲剧》三部曲以深刻反映法国大革命中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心灵历程而引起文坛关注。20世纪初陆续发表的《米开朗琪罗传》、《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则以散文家的激情、文采，史学家的博识、睿智与艺术家的审美素养开创了法国史传体传记文学的先河。

罗兰的博学和成就，得益于他一生遵循的理念：阅读经典。从古代或当代的经典著作中，发现作家有价值的东西，竭力汲取他们的思想和力量。罗兰撰写的大量读书札记（见上海三联版《罗曼·罗兰读书随笔》）便是他孜孜不倦地求索的思想记录。

罗兰善于在反复解读经典中攫取知识。读书随笔《四论莎士比亚》记录了多次阅读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体验和心得。青少年时代，罗兰初读莎氏名作《第十二夜》、《暴风雨》、《辛白林》，只是让剧情牵引着朦胧的感受，被主人公薇奥拉、佩迪塔、米兰达那种女性“神秘而温馨的魅力”而“扰乱了心扉”。当时，他对莎士比亚只是“充满着激情和虚无的浪漫梦想”。十余年后，当他学业有成，重新阅读莎剧时，已被莎翁“全身心崇尚文艺复兴”那种“暴烈的热情和人道精神”所感染。怜悯，作为“莎士比亚作品的标志”的人道主义，不断地渗透到他的思维疆域中。在莎氏的经典作品中，罗兰发现了“思想和艺术的成熟丰富，经验的宝库，自我的驾驭，平静、高度理智的微笑”。直到晚

年，罗兰每重读一遍莎氏的经典作品，仍被这种“懂得把一切人类激情结合起来，并主宰这些激情，摆脱了俗套、传统和习惯”的思想和艺术魅力所震撼。在这里，阅读经典的意义，已不再是停留在文学作品鉴赏和知识的积累上，而是表现了一种思想的提升。罗兰在晚年的读书随笔里记下了这样热情洋溢的字句：“莎士比亚这棵老橡树。它的枝桠一根也没有折断，它的树叶一片也没有枯萎。”思想知识之树常青。尽管历史难以挽回时光的流逝，但惟独经典能“经受得住我们经历的时间考验”。经典魅力永存，这是罗兰一生阅读而感悟的心得，也是历史的真理。

对读者而言，经典总是在不断充当着生活导师的角色。这是因为，经典融注着作家自身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切体验，以及对信念的感悟。且以文学经典中常见的人性为例。人性是受制于社会形态、制度构成文明程度和人际关系的。人性深处的欲望、冲动因其表现层面、维度不同，而形成或塑造成不同的人格类型。经典作品的思想文化价值就在于作家能以独特的审美经验和视角选择对孕育、制约人性欲望的诸多因素进行深度而细致的透视，对处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个体人格作出典型描述和深刻剖析。读者则在经典作品的人性透视、剖析和描述中获得对社会、制度、文明的思想启示。哈姆雷特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着“虚假的理想主义”的“悲惨时期”。这种“无序的、混乱的、不清醒时期”的社会制度制约并窒息着哈姆雷特的人性欲望。“一切都似乎崩溃，什么也不能重建”的中世纪孕育了他畸形的个体人格：怀疑一切，渴望一切，带着天真而复杂的强烈厌倦——活力和梦想，受到压抑，任凭命运摆布。莎士比亚通过对这一“痛苦而扭曲心灵”的描述，对“这种过度的悲观主义”进行透视，表达了他对中世纪一切形式的伪善，包括社会的和道德伪善的无情批判。罗曼·曼兰阅读莎氏的经典作品，总感到有个强烈的理念冲击着他的心扉：“莎士比亚的作品回响着世界各种颤动”，他用人性“探索着联结一切人之间的链环”，“挥索我们的主要本能、爱情、骄傲、激情、行动——这是我们光彩夺目的偶像和我们力量形成的炽热炭火”。

阅读经典而产生的激动和感悟自然会获得一种持久而强烈的崇高的美。这种审美崇高便来自经典作品对生活、对人性冲动的锐利观察、深刻理解以及艺术表现的完美。

罗兰说得很精辟,“阅读莎士比亚作品的惟一好处,是能在其中领略最罕见和眼下最需要的美德……深邃的人道精神,这种品质使人体验到别人的心灵,就像体验到自己的心灵那样”。虽说,人们生活的并不是罗密欧、朱丽叶、哈姆雷特的世界,但对社会、道德的善与恶,人性与人格类型的解读仍不失是一种思想启蒙。由于经典作品融合着作家对社会及其文化意识、信念消长的深刻理解,因此,经典作品给予读者的不仅仅是人物命运悲欢沉浮的情感冲击,更多是对社会人文精神的审视,是对人的本质、人性表象与善恶欲望的认识。阅读经典所得到的启迪,将导引着对影响人们生活的最基本观念的思考,诸如生命意识,真理与科学,善与恶,社会变革与道德等,也引导人们从不同历史与现代的文化语境的比照中,或从现代文化精神的结构中进行文化反思。阅读经典,可以激活人文精神的解放和创造。正如罗兰所说的,“它超越了莎士比亚,接触到艺术的本质,通过艺术达到精神解放”。

罗曼·罗兰的时期已成为过去式,但“阅读经典”,作为一种文化积累的实践经验,则是永恒的话题。阅读经典,并不意味怀旧复古,而是对人文精神和文化传统的重新解读。通过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回眸和诠释,可以唤起当代人对历史人文精神和文化传统的重新认知。阅读经典的现代意义是当代人对历史文化现象作时代的审视和反思,去发现、探寻经典作家在其作品中诠释文化精神的思想资源,借此来延续人类文明,发扬文化传统。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人文意识的重构也是建筑在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的。经典作品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不只提供了历史、文化的场景,也提供了认知社会和人类思想的理念与方法,提供人文传统所积淀的经验。这些都有助于当代人文化知识系统的重构,有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提升。这对人类文明建设也是不可忽视和削弱的环节。

如今,我们正面临着消费主义文化泛滥的冲击,审美趣味的趋俗,人文解读能力的弱化日益明显;缠绵的言情小说,执著道义和崇尚荣誉的侠义文学,已成了当代人的童话。另则,读图的时髦也导致了语言文字阅读能力的消解,感性阅读替代着理性的感悟。模式化的文本客观上使复杂的社会形态和人性的多元表现趋于简单化。这些童话式的慰藉和阅读,只是作为一种文化佐餐和休闲消遣。人们若将阅读仅仅停滞在这一层面,难免会影响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

经典作品不会是明日黄花。它的魅力是永存的。读者常读经典就会感受到思想精神与社会生活之间、历史文化语境与现代启蒙之间的冲突和张力。从某种意义上说,阅读经典也是阅读历史、阅读文化传统。经典就在这种阅读中显示出它的价值和现代意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需要塑造以世界眼光审视与反思自我的中国观和文化观,在文化比较中,在对人类精神结构和人格模式的诠释与理解中,总结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以激发道德进步和科学发展,在历史文明的总结与现代文明的建设中确定自己应有的位置。

虽说人们限于自身的认知水平和文化素养,对经典的理解或许各执一词,对启迪人们对社会、历史、生命、人性思考的理解或许会有深浅,但通过阅读经典铸塑高尚,崇尚理性,创造典雅的文化氛围,超越趋俗的文化心态,提升民族整体的文化精神状态,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笔者以为,阅读经典,是一次文化传统的启蒙,也是一种文化精神的熏陶。

2000年9月

成败英雄论

莫泊桑成为法国小说巨匠之前，曾是个失败者。漫长的十年学诗生涯并没有给他带来荣誉。

《莫泊桑传》记述了这样的故事：

少年莫泊桑度过了文学的启蒙期。他希冀名师的指点，祈望进入诗歌的殿堂。

1869年的圣查里曼节，19岁的莫泊桑在导师福楼拜和诗人布朗面前兴奋地朗读了他的处女作：当我十三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偶尔睡在仓房角落里/一阵奇异的声响把我吵醒/只是仆人仰面躺在草堆上/把我家女佣紧紧搂在怀里。

初涉文学的满腔热情和乞求褒扬的期待却换来了一阵调侃的笑声。

布朗批评这诗就“像一块牛蹄筋”，没有意境。诗，没有提炼，就会失去艺术的翅膀。倒是福楼拜不愿泼冷水，坦率而诚恳地指点迷津，鼓励创作热情。之后的几年里，莫泊桑几乎无一日没有诗作。遗憾的是，没有一首诗是成功的。

母亲洛尔要确定儿子是否有诗人的天赋，便致信老友福楼拜，恳请他对儿子的诗艺生涯作个论断，信中还留下令人沮丧的打算：

“如果您说‘不行’，我们就送他去做假发。”

福楼拜没有论断。他虽然不欣赏弟子的诗作，但始终以足够的耐心为之分析，指点如何磨砺对生活的观察力，讲解诗歌的比喻艺术，提示意境的独创性。他坚持这样的原则：在确信莫泊桑缺乏诗才之前，不轻率出示“此路不通”的红牌。

他对莫泊桑习作诗歌、戏剧、小说的各种尝试都给予鼓励，决不

轻率断言他只能作哪种选择。

漫长而失败的写诗生涯，磨砺了莫泊桑对生活特别是 19 世纪底层社会小人物荣辱和悲欢人生的观察力与独到的理解，确立了现实主义的文学观。1879 年 2 月，莫泊桑第一篇小说《西蒙的爸爸》的发表，预示着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道路。到此，福楼拜作出了最后的判断：“小伙子确有才华”。一颗文学巨星由此在法兰西的文学苍穹升起来了。

莫泊桑学诗十年，一诗无成。在俗人眼里，朽木不可雕也。然而福楼拜看到了莫泊桑献身文学而百折不回的韧劲。他对莫泊桑不以成败论英雄，既不全盘否定，敷衍迎合，也不轻易干涉其选择，决定其命运，始终是冷静观察，谆谆导引，终于造就了一个文坛英雄。否则，莫泊桑是难逃“做假发”的厄运的。

福楼拜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对世俗观念的一种挑战。自古以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古训。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持成败论英雄者，大都表现了认知上的肤浅和近视，其症状有三：

陷入知识的盲区。论者自身缺乏对某种专业知识和经验的高度修养，缺乏一个价值判断的知识支撑点，由此论人断事，难免随心所欲，闹出笑话。1786 年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初次上演，自然不甚成熟。但妄评者却不乏其人。显贵拿破里国王费迪南德四世尤为突出。他评论道：“莫扎特，你这个作品太吵了，音符用得太多了。”评歌剧艺术的成败得失竟以音符多少为标准，简直是滑稽。知识的贫乏必然酿成判断的盲目。

以成败论人，不少是因为感情的偏执症，造成主观评判失准的武断。人的感情有好恶之分，这不足为怪。但评判他人他事，则应尽力避免个人感情的纠葛，不受外界杂言碎语的干扰，力求公允、客观。偏见使评判者患上眼翳，而失之近视。素以日记文学遐名的法国作家富纳尔在批评莎士比亚时，便自持个人感情的偏见而大言不惭地

妄加指摘。富纳尔在 1896 年的日记中写道：“第一，我未必了解莎士比亚；第二我未必喜欢莎士比亚；第三，莎士比亚总是令我厌烦。”因不了解、不喜欢，便可胡说一通，评判别人的优劣、成败，这岂不是有点太霸道了。

以成败论人，往往还表现为一种狭隘的功利主义和庸俗实用的价值判断。结果取代一切，而结果又以个人的价值目标为取舍标准，忽视了成与败的因果缘由，也忽视了隐藏在失败表象后面的本质和价值，或是隐藏在成功表象后面的浮夸与虚假。1879 年前，莫泊桑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卒，诗坛的失意者。尽管他付出艰辛的劳动，出版商却视之为芥末。有的批评甚为尖刻：“这个作家的愚蠢，在他眼睛上表露无遗。那双眼珠，有一半陷入上眼皮，如牛看天，又像狗在小便。他注视你时，你会为了那愚蠢与无知，打他 100 万记耳光也觉吃亏。”失败者一文不值。1879 年底，《羊脂球》的发表，并经福楼拜、龚古尔、左拉的肯定，引起文坛的哄动。莫泊桑一夜成名。报社、出版商趋之若鹜。十年辛劳而无人问津的诗作，在《羊脂球》出版后的一周内集结付梓。《高户人报》、《费加罗报》连篇累牍地吹捧莫泊桑的“非凡才能”，纷纷包断未写作作品的发表权。出版商阿瓦尔说得更为露骨，莫泊桑的成就，“我所说的是销售上的成就，而不是文学上的成就”。出版商对莫泊桑前倨后恭的评价，凭依一个标准：票房价值。可见，狭隘功利主义者的思维逻辑就是：功利是论失败与成功

的标准。

以成败论人的世俗观念制造了诸多文学青年夭折或埋没的劫难，这在民间是屡见不鲜的。由此而知，成败英雄论，应予以批判，这对一些刚入文坛的新进，显得尤为必要。福楼拜的论人原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2000 年 7 月

探春理家小识

前辈红学家王昆仑先生十分赞赏贾探春。早在四十年代，就写下这样的评语：“她是行将没落的侯门闺秀中的一个改革者。”笔者近间重读《红楼梦》，品味贾探春理家一节，竟也读出两个字：改革，由此也钦佩王昆老的眼光和学识。

贾探春理家的故事，排在《红楼梦》五十五回。王熙凤小产告病假，不能主持家政。王夫人觉得力不从心，便搭了个临时理家班子，“暂令李纨协理”，探春、宝钗协同裁处。“才自清明志自高”的贾府三丫头探春便匆匆出山了。

探春出山正值荣国府由盛而衰，走了下坡路。呼风唤雨的王熙凤曾对刘姥姥表白：“外头看着这里轰轰烈烈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艰难处”。凤辣子自以为讲的是客套话，但洋洋自得的语调却遮不住预感衰落的悲凉。连乡下老太也觉察到凤姐有点儿言不由衷。贾家奴仆周瑞的女婿冷子兴对荣国府的兴衰作过一番议论：

如今生齿日素，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
运筹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
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冷氏认为，安于现状，追逐虚名，贪图荣华，奢侈挥霍，尚无明智而高明的管理者主政，整个贾府已入不敷出，靠挖家底混日子了。冷子兴是个商人，不是政治家，只能用职业眼光审视贾府，希冀于高明的“运筹画者”，以“兴利除弊”挽救行将崩溃的贾府。探春就是在王夫人、熙凤陷于困境时，被推上第一线的。